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_臣謝振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范鏊

謄錄監生_臣張護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十八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謝除授啓

執政 侍從 朝官

除叅政謝兩府啓

歐陽永叔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愧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伏

念某稟質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材學陋無適
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擢既叨
塵于侍從遂竊與于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功而可畧備
員政府用累日以叙陞豈惟致冠之虞奚遑曠官之誚
此蓋伏遇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藹庶政之交修必
羣材而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愚拙之無知豈忘
感勵苟疲駑之可策尚冀涓塵鄙訥之誠敷陳曷罄

除樞副謝宰執啓

歐陽永叔

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某學非
臻與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臚仕抱孤忠而自許顧
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柔懦有志當世徒自
愧于衰遲雖策勵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祿進
無補于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于退縮敢期誤寵謬及
匪材此蓋伏遇某官協贊大猷翊宣元化為時柱石持
物權衡急於甄材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
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錫

除禮書謝宰相啓

邵澤民

天府備員已甘罷遣春官列屬復與選掄荷厚德之不
貲撫微躬而增懼竊以親見聖主實小臣之至榮驟遷
美官豈後進之宜辱惟敷奏詳敏可近穆穆之清光惟
望實優隆則非瑣瑣之膺仕于斯二者苟無一焉是曰
冒居豈所當得况先朝六官之制繼周官百世之規睿
聖嗣興宏模尤大鳴鑾振蹕親屈帝尊翥鳳翔龍每須
天詔必求禮樂之士以為宗伯之聯如某者樸藪散材

非葑下體假衣冠而獲進恃門戶之未衰處世何為若
鳬鴈去來之數稱名無取之鸞鵲停詩之風猥被簡知
始從童丱纔登仕版旋綴文階起于苦塊之中食以祠
宮之祿俾贊浩穰獲奉燕閒盡出淵衷悉由宸翰天地
之恩甚大草木之質弗堪况昨遂對揚躬承訓飭謂大
父享耆寵于晚節謂先子盡勤勞於此生戒之使世其
家官之使卒其業顧未嘗聞俎豆事豈可使與賓客言
命出自天恩歸有地此蓋伏遇某官三朝大老一代真

儒力運化樞深明治本故九鼎為之增重而多士所以知歸致此微生亦干鴻造黃緣父祖履造門牆蓋自初年不獨今日某敢不勉修其職仰稱所蒙庶幾無襮被之差或可効銜環之報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除戶書謝兩府啓

祇奉詔書入司邦計力微責重憂與愧并蓋厚民莫急于理財而為國或難以節用天下太平為已久海內生齒益以繁太平久則浮費多生齒繁則資產薄其為纖

悉至微之際尤難出入謹視之防故六曹之設而戶部
為劇司八座之重而地官為要職宜有通習該洽之
妙選以副任用責望之至公如某者雖少壯精力之時
猶不敢任此豈氣血就衰之後固反易當之細思其由
厥有所自茲蓋某官大賢庇物厚德包荒陰為左右之
容曲借齒牙之論故茲庸瑣辱在收憐雖揣分量才粗
識古人之志而辭難就易恐非國士之風顧于遜避之
間莫知進退之所某戒途匪晚偃命而前歎中濶之巖

瞻徒有門墻之戀冀早還于柄用永為邦國之光

除尚書謝左右史啓

紬書秘殿久冒隆名持橐禁塗載膺懋寵若為老退尚
玷褒崇伏念某簿書小吏之材革句腐儒之學偶緣際
會寢冒寵靈咎謫既盈憂患隨至餘年向盡膂力已愆
故不待易簣之時冀早遂抽簪之願事雖有故寵實非
常方收身寄麋鹿之羣尚通籍廁鵷鴻之列茲蓋伏遇
某官行著民之表則文為國之光華昔號邑中黔今為

柱下史眷言遺老久在窮途故因辭任之初曲借游談之助採薇山上已無八公草木之驚聽蛙池中而有兩部鼓吹之樂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除中書舍人謝宰執啓

曾子固

贊為名命資討論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諏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興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于講求體要裁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號積年之希濶所以訓齊羣下播告四方非究極于人文

欽定四庫全書

王百篇校對大全卷二十八

五

曷宣明于上意矧叅獻納尤謹選掄如某者識慮少通襟靈多蔽徒恐墮于先緒頗能味于經言有顓愚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廣博為人之學分甘棄捐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于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俾專吏法非薄質之能堪遂掌訓辭豈謏聞之可稱况策名於要近預責實于論思揣已以慙瘵官可畏何緣致此固有由然此蓋伏遇某官翼亮天功彌綸世務仁於接物每樂育於時材義在承君故

旁招于衆俊致此碩鈍獲備甄收惟殫許國之誠彌堅
素志庶答知人之遇不在他門

除中書舍人謝宰相啓

蘇子由

謫官江湖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
場勉出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
異稱惟人所處閒劇有宜狙猿無事于冠裳爰居不樂
于鐘鼓操之則標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
用人者貴于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違某少而讀

書中頗喜事既挾策以干世誠妄意于濟時奏牘之多
既比强于方朔流涕之切亦効直于賈生比困幽憂始
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于索居
遂以無用以謂良冶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
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斲而已蓋將終焉豈謂大明
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驥騄之乘而罷駕與焉榱桷
之木而樗櫟在是橫蒙見錄漫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
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

二老于幽遐罄九官之汲引下逮頑鈍或蒙甄收曾是
放棄之餘輒叅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
足纓冠顧所居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
碌碌何功猶或一書于竹帛堂堂偉績尚能悉載于聲
詩過此以往未知所措

除中書舍人謝宰相啓

蘇子瞻

叩被宸恩典司誥訓捫心增懼撫已奚堪竊以上之所
以通治道悉民情下之所以播德音宣上志形容鼓舞

者是惟詞誥討論潤色者必由人才然而時事有殊體
要不一撫慰以恩則暖如春日嚴厲以正則凜若秋霜
慮衆疑而弗明豈免丁寧而煩悉或理隱而未喻自宜
詰屈而聳牙必使有示四方傳之萬世讀詔而義士嘆
息聞檄而懦夫激昂惟我朝之治功日新而主上之聖
學天縱接語羣下造次之際而言合先王處畫萬幾從
容之間而理符六藝故凡我冠入侍秉筆代言今尤謂
予才難職弗容于倖進矧惟外制日奉贊書凡褒德賞

功明刑飭法拔任邊將進擢近臣次序婦官遷拜宗室
逮寵公卿之世收錄忠義之孤無有重輕悉關沮勸宜
得博古之士以稱右文之朝如某者稟能不長涉道殊
淺寔用因裨于一介殘編徒誦于萬言頃以東部之傳
車召為太史之牛走坐竊榮祿固無勤能乃使之番直
掖垣記言殿陛越次見用愧出老儒之先滿歲為真遂
偕近侍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佐佑真聖幹旋化鈞指南
本朝推轂多士培壅甚微之茅甲冀其長茂而成材吹

噓至弱之鴻毛欲使翾翻而戾漢敢不鞭策疲蹙濯磨垢昏上達明主之知次酬元弼之造

除中書舍人謝宰執啓

蘇子瞻

起于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叅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才進退之間寔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以先定雖名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

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定好惡自明人知所趨
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
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
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某者山林下士軒冕
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櫻
鱗之愚溝中不顧于青黃黷下無心于宮徵誤蒙收拾
已出優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
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蔡下同

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維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秦少游

一時承乏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為真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竊以三省之興寔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于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下則稽參于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
吏術精明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于仗內遂叨任使專
外制于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
為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
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推
當路之豪強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
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治
金偶就于莫耶惟是青黃溝木遂成于犧象此蓋伏遇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材為今天下之計主
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
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
輩正唐鹽法庶幾為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辭掖謝漕使啓

張安國

郎家安在方叨執戟之勞君舉必書遽陪載筆之末冒
恩至渥論報獨難伏念某猥以鰕生濫追時雋考藝文
于東觀隸牋奏于南宮忽誤聽聞進躋班列典春秋上

書之簡冊何有編摩望清光太微之冕旒空塵供奉靡
容辭避端自吹噓茲蓋伏遇某官學有本原智周事物
六轡按俗式專開闢之權三接造廷即賜清閒之燕不
遺故舊曲賜褒揚遠勤驛吏之臨特拜雲牋之祝齊誇
有鳥姑借喻于騁辭魯懼無鳩願推誠于發藥祇深感
忭莫託頌言

除知制誥謝執政啓

王介甫

據非其稱慚甚于榮竊以通朝會之籍于禁中數誥命

之書于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
能道先王之言又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
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
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用之才製作
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于多
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于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
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倘或負能
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惟至誠

之報為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除辭掖謝楊舍人啓

投老丐閒蒙恩得謝皇明簡照尚綴內朝鵷鷺之班賜
禮䟽榮又玷西掖絲綸之重鞠躬拜貺舞手知榮伏念
某獲落無所取材踈愚不適于用移山之迂而力不逮
補天之缺而技已窮氣索于三竭之餘腸危于九回之
後平生許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懋寵曷謂拂衣
之去自同衣錦之還茲蓋伏遇某官文章極潤色之工

議論得知言之要眷茲遺老被遇三朝屬有煩言投閒
一世高辭起廢侔朱絃三歎之音溢美過情儷華袞九
章之服一門榮耀四野流傳豈獨慰百年垂盡之齡盖
將為什襲傳家之寶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除辭掖謝同列啓

叨膺宸命進直掖垣竊以右文之朝尤重代言之職辭
章誇兩漢之盛冊書近三代之隆必得時才方稱邦選
豈茲庸瑣獲預兼收此盖伏遇某官賢以下人虛而待

物素篤相先之意彌推樂與之誠裁謝未遑流音首及
深味眷存之厚詎殫愧諷之忱

除內翰謝諸公啓

蘇子瞻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憂與愧并內自顧于衰
遲宜退安于冗散豈期晚節復與英游此蓋伏遇某官
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兼
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朽鈍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遑
遽移書之見及其為感佩難盡數陳

除內翰謝兩制啓

拜恩天庀叨職禁林實疑于聲受盈其量于時謂之鉅
寵顧已以爲深憂惟是瑣屑之材素無施設之用曳裾
朝序坐耗歲年珥筆螭旁真慚祿食既陪西掖之近遂
預北門之游此蓋伏遇某官素厚獎憐曲爲借庇報國
尚期于小補銘心永愧于誤知其有感惶未陳涯畧

除內翰謝張帥啓

劉共父

楚湘制閫備數罔功鰲禁代言冒恩逾分伏念某短才

何用樸學已陳四方蚤玷於清華兩郡茂書於善最敢
期末路復冒修門分雙燭之餘光恍驚昨夢訪八軋之
舊影有愧重來揣弱植以無堪實游談之有自此蓋伏
遇某官仁不遺舊義在相先雖二人同心雅辱斷金之
好然巧匠袖手第懷血指之慚寓書嘗見於謝誠端介
曲蒙于慶贊其為感佩罔既敷陳

除內翰謝長官啓

比叨宸檢進直禁林惟望實之非宜冒班稱而增愧茲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備芳大全文粹
卷二十八

十四

蓋伏遇某官學臻閭域名冠搢紳揚子好深湛之思孟
軻養剛大之氣忠誠許國獨蟠萬卷于胸中慷慨談兵
欲運四夷於掌上既負逸羣之俊乃兼好善之優每憐
衰朽之餘曾是交游之舊力加推挽坐致超踰雖仲尼
之數淹兆則行矣顧陳寔之未拜愧於先之方欲修誠
遽蒙枉問托雄文於不朽感高義以何窮

除內翰泛謝啓

祇奉恩靈叨聯禁近負且乘而非據名浮實以為憂顧

惟性質之蠢愚愧無問學之殫洽逢知昭旦待罪從官
遷不俟期寵常躡等此蓋伏遇某官指南朝路推轂士
林茲誤辱於光榮諒素為於道地且承謙翰尤切感悰

除門下侍郎謝宰相執啓

司馬溫公

祇奉恩綸進叅國論力避不獲冒處尤慚伏念某識謝
通才學非貫道荷三朝之眷遇極四禁之清華備顧問
於經幃班詔條於藩服緣衰殘而自乞庇冗散以取容
彌歷歲時優游田里比卒陳編之業亟塵秘殿之班誤

簡聖知累紆召札方朝近陞遽陟東臺顧惟朽邁之資
曷稱輔相之任此蓋伏遇某官變調鈞化勵翼帝猷啓
道淵衷甄收舊物致茲迂拙茂對寵休感佩之私喻言
奚既

加職

除大資謝宰相啓

葉少蘊

繁纓以朝孰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荷獎予之過
優愧懇辭之弗獲某少而不敏晚益無奇士前望三十

人則為已過官欲止六百石况復加多故頻歲之懇祈
惟乞身之為請未償此志更沐洪恩茲蓋伏遇某官功
濟華夷志安社稷憫哀遲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厲於
四方使皆興起仰懷盛德但愧本心勉欲効勞悵桑榆
之已晚雖云代匱顧管蒯之何施徒有銘藏莫知報稱
除大觀文兩任留守謝執政啓

及瓜而代初無可錄之勞采菲不遺遽竊非常之寵祗
承眷渥莫獲牢辭某本乏異能過叨重任空疎之學固

斐然不知裁之慙拙之才况老矣無能為也故承乏因循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章何其避劇以求閒更復逾涯而拜賜豈無再割人共笑其鉛刀雖強一陳已亦慚其芻狗絃蓋伏遇某官權衡庶物柱石本朝追叙禹謨協九功而共治輔成周命倡十亂以同心未遑捨舊以圖新姑亦絕長而補短安國無功自愧本幸罷歸次公有詔如前何能逾治未知報塞徒有銘藏

除待制謝門下侍郎啓

此者蒙恩就除前件職名者叨守海邦未周歲籥陞華
禁從復玷龍光所望逾涯以榮為懼伏念某學弗造道
才非適時徒承清白之遺風幸遇昌明之盛旦頃從遠
列遽擢近班愧乏他長惟堅素守入叅陪於國論無補
涓埃出兼總於帥權蔑聞紀律方慮譴尤之及敢圖優
渥之加維內閣之華資實中朝之清選固宜俊傑以登
用詎可庸虛而冒居此蓋伏遇門下侍郎翼贊大猷弼
諧元化德既協仲山之直言允符后稷之忠綱紀百僚

緝熙庶績密布卿雲之蔭尉為蟠木之容遂致孤蹤誤蒙顯命敢不欽承聖訓謹布藩條上酬覆冒之恩次答陶谿之錫

除修撰再任漕謝政府啓

轉秦關之漕計久負空飡叅書殿之寵名亟慚非據超踰分量羞愧面顏伏念某早以散材猥塵繁使在陝服為最久雖粗熟其人情無事功之可書祇益深於罪戾敢忘罪譴大懼顛隳加以羸老偏親歸思彌甚艱難孤

迹省分靡遑瀝丹悃以自陳冀琳宮之得請乃蒙過獎
未許投閒特加峻於職名俾載塵於事任顧惟撰論之
職必資翰墨之功慚無秉筆之能聲曷稱集仙之妙選
當黜復陟欲去更留雖甚慚於初心益增激於晚節此
蓋伏遇某官以夔龍之遠業佐堯舜之昌辰方當弼成
庶政之隆曾不棄遺一介之賤謂其粗知盡力顧豈辭
難察其本出為親蓋非謀已特紆顯渥以賁衰蹤某敢
不深體恩榮勉驅駑蹇顧安仁之將母雖懷洛涑之歸

笑長孺之謀私敢歎北平之遠期收尺寸仰報生成

除直閣謝政府啓

聖念遺忠恩加賤息被以絲綸之命列於英俊之躔深愧異恩橫流感涕伏念某生非競爽分有多艱傳忠孝之遺風識君親之大義念昔先人之遭遇備蒙列聖之寵嘉昔事昭陵載登上宰深惟萬世之大本首建至和之忠言拔立英宗翊戴神考晚被元豐之詔大明嘉祐之功奎畫具存賡歌未遠子孫弗侶門戶寢微獨干必

死之殊冀動蓋高之聽果承新渥盡滌徃愆乃備載於
策書俾增輝於藝鼎肆及孱陋亦玷寵光假守近藩入
對便殿親拜睿獎特留中都仰天恩而未酬顧小器之
已覆念承家之責獨最爾之身知為長之最難忽喧然
於衆口固自慚於不肖幸俯察其無他乃因慶澤之行
還付州麾之寄加憐哀緒過錫誤恩稽圖籍之攸儲列
蓬瀛而比峻矧邁重熙之世尤難並直之才顧實何堪
猥叨茲選此蓋伏遇某官以孔孟之學兼夔龍之才位

冠師垣同符呂望宅分曲阜比跡周公叔當代之時髦
各因其器能而彙進念累朝之故老不忍其門地之獨
衰維先子之平生實傾心於盛德逮更流落最倚哀憐
偶一子之僅存復數竒而可愍稍知世職俾嗣家聲遠
以揚先朝置相之明近以稱睿主念功之厚下泉被其
滲漏奕葉荷其帡幪修已克家無墜百年之舊德捐軀
報國不慚千載之昌時

除閣職謝宰相啓

侯彥周

潢池息警責偶道於乏興冊府陞華恩遂叨於躡等豈
以轉輸之薄效遽叅文字之英游靜揣僥踰悉歸陶冶
竊以中開四庫上應二星蔚為俊乂之居尤高論議之
職蓋編名修飾潤色之末而綴武言語侍從之班凡自
外選號為要秩養賢待用類皆菁菁樂育之材礪世疇
庸必有顯顯可書之事如某者繭然綿力陋矣謏聞以
狗續貂蚤從大夫之後問牛知馬浸成俗吏之歸不惟
舊學之荒唐自分清塗之曼隔第堅素履冀免空餐侵

尋遲暮之秋重疊光華之運蠻氛翳海嘗乘傳以招徠
椰寮依山亦鉤餌而討滅功何敢冒職所當為豈期眷
獎之隆猥賜便蕃之數况石渠虎觀所以待瓌偉翹傑
之士而伏臘杖杜何以廁紀述制作之聯顧不次以超
除實有慚於非據低徊隨牒僅同楚士之因人偃僂循
墻深愧鄭卿之辭邑此蓋伏遇某官甄明庶類勵翊羣
工同德相須運精神於一堂之上微勞必錄勸功利於
四海之間遂使妄庸亦叨晉擢某敢不策其疲蹇収以

桑榆豈徒焜耀于榮名要在激昂于懦志珥筆靡一辭
之措雖懷竊位之譏登車勤四牡之馳始罄在公之節

除閣職謝宰相啓

程子山

幽谷孤音陶太和而俱作嚴宸茂渥忽非據以䟽榮祇
服恩靈彌深震懼茲蓋伏遇某官以仁義興韶濩載賡
岩廊以禮樂易干戈綏靖海寓故衆美之備具宜諸福
以沓來俊乂嚮臻曾何數於臯朔頌聲胥穆蓋遠繼於
倚那微健筆其誰宜為豈老生敢專數事蕪詞累句亦

復見收延閣崇名猥加褒賞在於流落至斯寵光某敢
不體朝廷含垢之慈勵畎畝願忠之志指青山而長往
忍自棄於明時鏤白玉以紀封尚竊期於後日

除閣職謝宰相啓

畎畝小忠不忘自獻絲綸異寵亟冒隆恩祇服榮光彌
深感涕竊以大雅之音不作盛德之事無聞屈宋勃興
蓋仍止乎正義班揚繼出已踵入於虛辭然氣骨猶高
而淵源具在粵時以降斯文遂卑比興之旨莫傳形似

之功益勝蘭茗翡翠雖或可觀玄酒太羹鮮能知味故以楚騷之芳潤要無穆若之風與夫漢頌之鏗鉤終之藹如之趣抱孤懷而誰語悵崇仞以何遙妄輒一鳴猥蒙三歎茲蓋伏遇某官身當間世家自得師絕識超於羣言獨探聖秘妙技窮於真訣更加恢奇惟憂患荒樂之餘皆饜飫沾丐之及第甘泉之賦亦許兼收擬元和之篇但慚不逮某敢不載尋舊學力勉新圖非堯舜不陳安尚有靡者恐籍湜之竊效豈諒其然乎

除虞部謝執政啓

蘇叔黨

擢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錄涓埃之効伏
念某箕裘末學偶玷名科樗櫟棄材寢階廡仕服勤州
縣之役粗謹簿書之嚴屬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
慙無匠石之能經啟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
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
亦及庸愚此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已得育才
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

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捐勞量功庀事
期少殫於夙夜庶粗合於生成

除郎中謝執政啓

楓宸賜對仰瞻北極之庭蘭省聯曹濫應南宮之宿寵
踰意表愧溢顏間竊以賈誼膺前席之求具道鬼神之事
相如蒙給札之召漫誇游獵之詞曾無補於蒼生多有
疵於濫說觀其所主輒欲為人初受知於吳河南豈
名世者既見薦於楊得意彼何人哉每觀班史之文竊

笑漢儒之陋曷若盛世誕敷遠猷聖主以文王之德之
純烝髦士而並用真相以周公之才之美延白屋以同
升拔茅有取於彙征采菲不遺於下體致令凡品獲對
清光久馳魏闕之心適應鈞天之夢履玉堦方寸之地
奉天威咫尺之顏敷陳繼述之謀推明寬大之詔備論
本朝致治之美比隆三代享國之長仰契淵衷欽承聖
訓一見決矣幸逢大有為之君四方訓之當行不忍人
之政尤為太平之治遠追上古之風豈意芻蕘之言有

合冕旒之聽特頒宸札陞擢郎曹顧無起草之姿濫與
懷香之選孰為道地有此遭逢茲蓋伏遇少傅太宰相
公以王佐之才應千載一時之嘉會以公輔之量幹九
州四海於洪鈞每嘉善而矜不能必舉直而措諸枉旁
招俊乂過開閣之公孫獎鑑人倫如築臺於郭隗取人
不求其備相士豈失之貧遂令陋巷之書生獲覩清朝
之公議念上臣事君之意本自無私契百人知己之心
茲云無愧某敢不激昂晚節砥礪愚衷顧來事之可為

雖沒身而不殆拔犀角而擢象齒自視何堪附鳳翼而攀龍鱗庶幾有待

除左丞謝宰執啓

恩出中宸選備臺轄小才知愧空偃偻以循牆成命莫回嗟負乘而致寇竊以先皇昔開於官制兩丞特異於唐餘上叅萬務之機下總六聯之劇既用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某者家世甚寒資望尤薄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林清要文譽缺

然憲府密嚴忠言無幾方乞閒而自便遽躡等以叨榮
此蓋伏遇某官至德在人清議服物推轂多士雅聞成
就之功一意本朝樂有俊良之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蠡
木亟為之先容坐致空踈誤蒙甄拔其為感幸難盡言
宣

除右丞謝兩府啓

辱奉寵靈濫陞陪輔屢陳至懇祈還誤恩詔旨丁寧訓
言深厚矍然趨位惕若包羞竊以歷世相沿建官失序

名實皆紊源流弗歸茲及熙朝特新聖作本賦政於三省分聽治於六聯總持條綱是寄丞轄某材乏長技仕無顯勞幸遇聖神之知久叨侍從之列俾長選秩甫踰期年退守江湖之鄉是惟夙夜之望廼蒙宸寵擢與國鈞此蓋伏遇某官作勵人材指南時論廣華堂之鉅庇回甄治之餘功致此妄庸過叨事任某惟堅素履用答殊私

除大博謝執政啓

里間湮沉久安分守膠庠清邃驟被詔除夫何遯遠之
蹤猶在選掄之數竊以合烝髦于萬衆課以度程嗣絕
學於六經司其訓故名列成均之屬號為儒者之光于
秩雖微所繫甚大苟訓迪漸摩之本曾弗玩心則呻吟
佔畢之餘焉能塞責厥職升降視人重輕如某者氣稟
顛蒙志尚踈濶定交鉛槧不知歲月之多借路常絃未
覺尤悔之寡每因宴豫竊自揣量惟材謏故不足俎豆
英游惟識眊故不足權衡世變繼以閔憂之積益于寵

利之疎違命義而徼求匪惟失已飾庸虛而眩鬻又復
欺人欲粗試於州縣簿領之間曷能自通于廊廟鈞陶
之上忽冒除書之及罔知拜賜之端意者概視親疎曲
加誘掖畀教導之任使預懷蕪廢之慚寬奔走之期使
尚有討論之暇進之以作其息緩之以俟其成自視缺
然何以領此茲蓋伏遇僕射樞使相公翼贊天宰亮弼
皇猷深惟封植於丕謨疇若招徠於羣獻荆金梁鐵貢
九牧以並登粵鑄燕函列百工而咸在多取或容於舛

誤廣求遂待於孱愚某敢不編繹舊聞研思微旨千年
蠹簡倘輸毫髮之勞一世龍門庶答丘山之施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除國子監丞謝宰執啟

三年祠祿幸養疾於江村一日除書叨丞監于國子辭
不獲命慄無所榮伏念某乏通明之才守迂拙之學三
休自處素竊慕於忘懷七審旁求實有稽於立志明乎
憂患與故察乎好惡惟人九卦而三陳百慮而一致皆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類纂大全文粹
卷二十八

三

上古聖人垂世之訓矧先進君子精意之求盡已以達
庶物之情考古以證當今之務茲無流弊始中經權若
理事之未融豈變通之無礙於斯未信遑暇應求退讀
先人之舊書精窺小已之永志察交養於動靜體升降
於陰陽敢遂安居庶幾復至信不宿諾義無難辭周旋
世舊之知容與秦淮之上會皇天監悖理兆亡之衆當
聖君舉承天應變之師六飛來臨羣賢拱輔誰謂邇臣
之薦適當一介之微誤入陶甄濫塵器使此蓋伏遇僕

射樞使相公道廣而多可德大而兼容成就衆材故不遺於葑菲經綸大業或有取於芻蕘敢覲衰遲驟玷新選某謹當遵明典故祇畏簡書守職是恭持已無息察進退之義稽用舍之宜兩或難全一以正勝敢圖報於明德庶有據於孤蹤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國子博士謝丞相啟

上有恩言許解男邦之役生無朝蹟驟為國子之師出諸金布之塵埃覲以誦絃之文物一陶厚矣重拜矍然

伏念某命與仇謀老將疾至垂獨釣於冰井是將何求
駕隻輪於羊腸乃以望進既未能以此而易彼又何病
持方而易圓環顧此生渺無所立落月滿梁而不寐山
鬼吹燈而不驚搔首著書頗欲為千載之計折腰作吏
長恐寒三徑之盟淒其歸心已焉榮望忽傳郵於細札
俾教胃於成均起高士於鷗鷺之羣近時已寡擢俗吏
於山水之縣此事人無茲蓋伏遇某官身為太平之基
首出中興之相盡發其七六經之學以幹萬微將恢此

一四海之功乃兼羣策惟是門下之賤質倍費化工之
密庸蓋數年傾倒以竒其人乃一日甄冶而有其惠某
敢不勉耘其業無負所知士自有吾相以為之師如周
公者愚當與諸生而激於義獨何蕃歟

除太常博士謝宰相啟

便坐奏陳幸俯垂於淵聽曲臺訂議驟躡處於清塗緊
太鈞之無垠致小子之有造得非所望愧甚於榮竊以
奉常禮樂之司博士儒學之選欲情文之俱稱既賴講

求顧損益而可知必資裁正自非學該流畧識洞本原
究古今沿革之宜達聖賢作述之旨何以剖析凝滯析
衷異同制度考文賁飾仰裨於盛世設官分職直清可
佐於宗儒豈伊疎慵足備推擇如某者才如韞線智非
囊錫問一得三幼被孔庭之訓在十去五長諳韓子之
窮雖薦中於儒科抑久勞於吏役倦遊州縣每同鳬鷺
之行夢想都畿絕望鴛鴦之綴人誰憐者止或尼之自
知凡骨之難仙殆覺壯心之已老忽聽召節俾對凝旒

恍驚沉滯之餘頃有逢遭之異無詞狂斐粗吐愚忱陋
質卑凡寧逃睿鑒屏息自期於誅譴量才敢覲於超踰
遽奉恩言悞蒙親擢特借袞褒之寵遂司綿蕞之儀秩
序寢陞脫簿書期會之故聲容有赫獲進退揖遜其間
初無蟠木之先容不待冶金之自躍盡出生成之洪造
是為特達之深知感不勝云報將安所茲蓋伏遇少傅
太宰相公忠衛社稷道貫堪輿任重經邦屹擎天之一
柱德隆輔世峙鎮海之三山自專秉於國鈞爰裁新於

治具既覈名實以稱上意復躬吐握以收人才禮以導
中樂以導和務贊襄於聖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特協
理于事功不遺一介之微上達九重之邃眷茲毫髮悉
累陶鎔某敢不仰戴殊私益堅素守議禮不專胥史誓
殫小己之寸長銘功以示子孫願紀我公之成績

除樞屬謝宰執啟

蓬班綴於中都已拜訓辭之寵備編摩於右府更叨除
目之榮被鴻造以頻仍拊微躬而感愧竊以樞密之地

實惟政事之原惟幄運籌有社稷經綸之大計夙夜基
命皆廟堂獻替之遠猷雖當嚴秘而不傳詎可寂寥而
無術故事分職守時裨奏篇叅周官宰事之聯倣漢相
議曹之任布文武之政於方策足觀紬繹之能處平勃
之間而從容允謂清華之選以先名輩以稱要途如某
者學不足以造微文未足以達意屠龍無用久見困於
詞場畫虎不成晚遂從於門蔭半生艱厄萬里羈栖端
筴正龜虛詢於筮卜引帆結柳每愧於霜星自托命於

陶鈞遂脫身於州縣逡巡累歲僥倖三遷雖食併日而出易衣未改窮愁之嘆然月費錢而歲糜米已深尸位之慚方興杜叟之歌敢獻揚雄之賦倏爾扶搖之借便居然寒谷之回春以江海之孤生獲奉昨朝之對以塵埃之冗秩併勤異數之頒衰朽生華交親改觀詎意矜憐之素更迂造化之私分以餘光引之自近受知黃閣初無三語之稱借重紫樞曷佐六奇之畫凡茲忝冒皆出生成茲蓋伏遇某官標準斯文陶鎔多士以天下之

重而自任綽綽有餘裕哉立邦家之基於太平廓廓無
難事矣深惟掾吏寅奉機衡每於辟召之間務極選掄
之術方將相注安危之意共建事功必小大咸忠良之
懷庶能勵翼夫何無似亦荷兼收某敢不仰體恩知恪
居官次凡一日二日之務謹大書特書之文從兩府高
士之游誠有慚於非據備東曹邊瑣之列期少効於愚
衷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_臣謝振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膳錄監生_臣王崐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十九

宋 魏齊賢

葉 葉同輯

謝除授啓

館職 監司 守倅

除館職謝宰相啓

汪彥章

沉迹下僚分無他望受知英盼恩匪素謀從稠人忽被

于詔除豈薄技可堪于時用蓋師席託十年之舊謂書
林叨一日之光猥以名聞使之序進伏念某起家寒甚
承學缺如早慕功名未歎儒冠之誤晚諳夢幻方驚客
枕之迷三陪御府之英五見長安之閨華髮駸駸而欲
雪故人落落已如星自笑蠹魚生死不忘于文字有同
鳬雁去來誰計于江湖甘為襤被之行少遑懷鉛之責
孰云誤寵更及微軀守是正之遺篇參編摩之載筆既
潤久枯之轍仍安屢繞之枝厚德難名當以古人求耳

餘生未泯期以國士報之茲蓋伏遇特進少宰相公偉業格天宏材周物人臣名世之盛者天子舉國而聽焉位雖次于周公美實專於伊尹制作悉還于邃古經綸蓋積於平時吳邑縱囚異政流傳于父老虞庠講藝微言厭服于豪英銓曹力挽于羈單憲府靡談于陰仗洎陟綱維之地尤輸藥石之忠沙合南臺知千載真賢之出春回東閣喜四時元氣之新凡負器以懷奇甘願忠而望賜有如孤進茲為曲成雖大鈞播物以無垠寧私

小已然飛鳥依人而自愛敢有他腸

除館職謝宰相啓

闕名

付所不可受非其宜豈惟內慙誠恐上累國家闢三館之地聚四方之英無曰限于校讎尚有兼夫教養乘馬在廐責步武于鸞鏘一鳴驚人庶騫飛於雲上故載之行事率多名世之魁傑而傳於後世猶想當時之風流曉大夫以古今粲然具舉措斯民于事業信矣不艱厥非精而造元元本本之深孰能真以正藉藉紛紛之偽某

識趣凡下性資重遲徒緣家貧須決科而求仕既乃力
用卒望道以迷方第側聞長者之風免下墮小人之數
吁其老矣尚何求哉適飽蘼鹽願畢多生之債俄分朱
墨俾窺未見之書事無補于秋毫恩每隆于厦屋茲盖
伏遇某官股肱帝室黼黻皇猷正紀綱以濬治源招俊
人而植國本觀恢恢餘地之有于何不宜必謁謁吉人
之多夫然後靖乃社稷九官始能辨此宜漢唐諸子所
能議之顧茲榱桷之瑣材曾是門闌之舊物罔遺餘力

焉惜此生義重丘山報輕絲髮請試加于鞭策用少答于
鈞陶倘未奏子歆之篇前承中壘乃當獻臣愈之頌大
侈元和

除館職謝執政啓

蘓子瞻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醜
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為首
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
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璵璠難得而易毀故篋櫝以養其

全知鞭撻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植以待其長施等天
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
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
其學莫不欲措天下于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
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
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
之列或反流落于遠郡或尚淹沉于小官或死生之乖
睽已為陳迹或擯斥于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

所由之塗亦為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于實難副
論高則與世常踈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某之
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
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敝擢居異
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
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為蠢愚可為危慄是以一
參賓幕輒達危機已嘗名掛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
而况大明繼照百度維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

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
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
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
自慚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為己任欲辦大事務
兼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
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于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于情
媮

除館職謝宰相啓

闕名

蒙恩授前件職者祇膺東擢伏竊兢慙竊以朝多俊乂
之官肆儒林者無愧士以藝文而進登冊府者為榮惟石
渠天祿之深嚴比藏室蓬山之清切雖百代闕遺之典
無不充牣于其中必一時魁傑之才得以優游于其地
自非貴于實學敏以多聞通七錄之總凡究百家之體
要豈非僥冒以玷寵嘉如某者起于寒微性復昏滯少
而好學竊嘗有志以在民仕則數竒遽以無能而敗事
賴君仁之寬大紕吏議之刻深褫去一官廢之數歲窮

非愚失信天命之自然困則思通在人情之不免會蒙
恩而前滌復苟祿以流離區區篋庫之間碌碌斗筭之
役壯圖銷煥掩如灰燼之殘舊學彫零第若蓬茅之
塞自宜安擯棄之分無復有所嚮之心不圖至明特振
淪廢引自窮山之邑預警廣內之書出憂悲患難之餘
脫文墨米鹽之冗羣居講習皆英俊之與同開帙詳觀
悉平生之未見其為私幸固已自知况復識不足以辨
歷世之失傳學不足以明前人之疑闕徒以歲年之比

錄其鈎槩之勤特蠲給札之科遂正校文之職載循涯
分益覲心顏惟甄拔之所由非生成而何至此蓋伏蒙
某官運平大政裁叙群倫不以一眚而廢人上輔寬仁
之治惟恐一夫之失所務均宰正之心體大易之不遺
遺本商書之無求備致此潤澤施及頑疏苟非木石之
無知敢忘大賜猶冀桑榆之未効少答洪鈞

除正字謝執政啓

董 由

橫槎問漢對北辰樞極之庭負羽登瀛直東壁圖書之

府恭承睿澤祇奉訓詞俯伏拜嘉愴惶失據竊以五帝
之後書畫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史籀興而鳥跡亡
隸邈作而虫篆散遺燒未泯盡亡保氏之六書殘燼僅
傳遂廢史官之八體三千餘簡而初存大誥四十七篇
而獨得中庸傳周書於魯太師尚存典要得商頌於正
考甫僅識儀刑禮文藏於理官樂舞隸於軍正維詩備
絃歌之奏得以幸存而易為卜筮之書由之不廢斯文
未喪大道將興出遺簡於淹中得斷篇於渭上羣經聿

備異學競名古文百篇盡收魯壁樂書三記咸出獻官
混堯典於濟南分魯頌於燕北學官講業偷合說命之
三篇博士傳經僞補冬官之六典陋儒守誤曲學自私
見道不明談經多蔽竇公疑司樂之僞蕭氏詆康誥之
非至論左傳不解春秋謂夏正盡模世本明堂月令雖
雜出於秦書時訓職方猶見存於周制大則得於簡牘
小則出於滕囊殘編亂六代之遺聲斷簡失三王之舊
禮離易經之訟卦豈亦未之思乎刪孟子之外篇蓋末

如之何也由是經術遂紊傳注益繁破大篆為秦文已
混橫直更舊科於漢隸遂遁方圓殘經不悟於邪亡闕
文徒存於疑五秦誓出於河內諸儒咸以為疑虞典盛
於江南學者皆以為妄雖武成之書盡信而酒誥之篇
俄空長楊昧於袞鉞新書蔽於暴慧易或脫去无咎擅
以補遺書則改去无頗因之失當上願糾暴之莫訂索
隱行怪之相仍箕子明夷誤著該滋之實尹躬西邑竟
從先販之訛焉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自乖

其數至論二壇非聖人方幅之典謂五官迺戰國陰謀之書議禮或昧於何居引詩無分於楚此觀文王之德衆說盡離辨仲尼之居兩言皆誤書殘武彊頌亂湯齊天地一壹評書固昧陰陽旁魄求義則非况夫烏烏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為雒減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從辛絕下則對或去口偷合俗讖私釋民謠理苟昧於叅稽字因失其隳括斷殘莫續疑誤相承造為百二篇悉從私意斷於六十字自託前言束合而竦氏微足省

而疎姓絕叙作左氏妄贖貨於漢朝題為連山濫購金
於隋室分差真贋甘守姬魚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
菓分序於八寸之冊執異為宗丁尾亂真鈎須失實甘
守馬頭之誤猶憐鳳尾之工書立書誚而既謬國名為
卷為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初初隸體
散亡共守驚聲之鉞鉞析異文於鍾鼎合款識於盤盂
鎖定銀鐙之名車改金根之目不知篆字釋經方論於
旦明徒守籀文立典遂惑於邕嶽誤看望杏私定弱枝

纔分童知之非尚守予猷之是記文既異和一束二
縫之為來取義已殊指二首六身之為亥進盡賢臣之
相亂悉述姁姁之共迷汗簡家傳漆書私定郡章立信
救時惟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蠹殘未
整缺偽寧論推字以十八公為松評文以一萬日為昉
淮南則田下於亢為畜陽冰則雲上於天為需會意則
背私為公辨方則反正為乏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
三刀之州託妄人山借言鬼木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

為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此絲竇據廷車寧依
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
謠四十八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黃頭漫爾白日
謂何鍾鍾呌詛之未明協協葉葉之徒論酢醋易義種
種互間憂悠未辨於聲柴寨莫窮其體告成牛口信倣
人言霍霍距寇寓名於怪夙夙垂岳究義則誣翼鸞
無取於命師觀鸞豈足以諷國至於虐暴昏荒而定義
見於方正仁信之病時龔固殊飛壘誠異照議幽頌本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補芳大全文粹
卷二十九

十一

音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盡益已亡
著論猶見為疑經立說敢期於證聖不耐無樂賴古字
猶有存焉彼徂矣岐嘆昔人已無知者繁章條以成一
家之說增篇目而合二傳之差疑悟後生破碎大體脫
去半字劉向屢傷說更正文許慎重嘆顧鸞斯之仍陋
豈雌霓之未分故言非淹通六經之旨則益有不知文
非精究小學之徒則莫能致辨宜求博學以正微言某
嗜學無成守經多泥自惟斷斷而無他技不能碌碌以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補芳大全文粹
卷二十九

十二

取世資讀書未識偏旁敢當刊誤作字但能點畫安敢
辨款顧梁麗不能春城在納屨豈宜織錦以俗為累不
能辨鄉邑之山是古成愚罔知斷里間之社疑字輒過
異人未達快意適於當前讀書不求甚解執簡未免伏
獵幸逃雖左朱右黃未嘗去手然賦白分黑徒覺費心
造理未能兩忘思誤更是一適顧已貽譏於許祿蓋嘗
未論於追來部改於蚤世謂不師陶葛文從純疵人嗟
未本機雲誤存舟二間之為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閨得

遺札於干祿體或背經求異書於正訛名皆異實徒以
籤滕錯舛簡冊挈煩折中既廢而傳習寢衰小學久忘
而訛亂相屬承誤或因於炙朽執疑遂守夫灰殘願再
殺青不量削牘獻章左幽希洪渡之緒正科文抗論前旋
祈於幹之裁定聖訓明詔倣編摩之任睿思兼是正之
司但仁壽置官古文廢而不用開元守屬奇字秘而未
讐徒有詳定典籍之名未舉刊正文字之職況聯班內
府尤職中臺自漢以還特號老氏之藏室逮唐其後至

謂道家之瀛洲策府增華儒林推重是謂殊常之選宜
登絕異之才託誤綴文浪作蘭臺之令史猥因載筆敢
辭公車之左人顧將獲東觀未見之書抑亦舉西京未
陸之典念擾擾欲何為者豈區區敢取正焉尸倚相之
官未力讐覆廢耀卿之業但守闕遺嗟瘁劣顧如形何
昧聰敏則亦性也察部整景比之莫効顧文籍盈漫之
難工淺學寧施寡聞知懼自慚忝切誰許冒居固知宰
物之篤時益信大鈞之造命此蓋伏遇某官道熙帝載德

亮天功允升大猷致君子無過之地紹隆絕業措國於
不拔之基廷論以之為平朝綱賴之取正大明中天而
物無邪景疾雷破山而人無妄情遏絕狂瀾作時砥柱綿
延聖緒為世泰山惟克享天心行千載一隆之道則輔
成配德當萬世罕遇之時身任天下之安危道合聖人
之用舍立官並治收周公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之功五教
兼施盡孟子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之德是宜朝有著位
野無遺才典成巧冶之知特假吹枯之力逮茲冗散亦

被選掄某敢不益謹官常恪修職守網羅遺佚緒定缺
殘知鳳為君子之徒朋皆自正謂馬本諸侯之乘趣固
可名雖不敢妄下雌黃尚庶幾能分壯墨誓殫末技以
報洪私

除校書謝執政啓

熊子復

歌漁父滄浪之水但切懷歸稱道家蓬萊之山何嘗夢
到猥令射策遽預紉書浪登碧漢之槎實出洪鈞之播
竊以天澄東壁二星交映於皇圖地遠西崑羣玉並森

於帝策四更歷代咸聚珍文若漢則設承明著作之庭
如唐則置麗正刊修之院招徠諸俊布在其間逮我聖
朝崇茲儒館萃向雄之博洽校流畧之浩繁運際治平
嘗命大臣之舉數統傳元祐亦詔近位而薦員故往日
之得賢惟此時之為盛光堯再造復古重熙自定制於
紹興每育材於天祿映青藜而遇太乙共記昔傳依紅
雲而近玉皇多由此擢聖上遠遵鴻業近述蕪謀奉渤
海之神州聳瞻來幸駕崆峒之仙仗亟詔下臨加帝藻

之發揚增士林之歆艷宜悉諳於俊茂豈尚著於疎庸
伏念某學膚淺而不根辭底滯而無韵向者分教獨冷
著書自娛緣宰邑之務煩放紛既久幸董工之職簡次續
維新然驚齒髮之衰方擬田園之去豈謂即長安之掾
遂容窺廣內之藏已則叨逾人為咨歎此蓋伏遇某官
奮熙帝載樂育人才惟取以無方故靡間甌閩之陋謂
老而有志亦使衆渠觀之游某敢不仰戴厚恩俯研卑
慮清閒拭目閱平生未見之書安靜洗心習前輩已行

之事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除校書謝執政啓

晁无咎

誤蒙公舉既不能安分而終辭濫俾試文又不獲竭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祇有矜慚安知榮觀竊以校讐之設始於漢氏之求書員品之施盛於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為備亦一時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闔闔鈎陳之邃至謂道家羣玉之府蓋象天官東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

故招徠於閒暇之日而官使於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
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得以自修共惟治平
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
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為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
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
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
舉故事繫詔書所以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政事好
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考之之方又欲其知忠厚厲精

扶衰而救溢竊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乘時施設之
謂何宜得譽髦以副側席如某者系出簪紱單平之後
才非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過
聽昭回地近英俊朋來閱九奏於洞庭徒知神駭飛雙
鳧於渤海更覺身微如某陟岵永悲卧漳久繭孤將五
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誠無敏手雖欲自勉
竟不敢竒考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於迂濶主父屢
困九事敢期於八收公孫太疎十策乃微於一得正使

焦頭而爛額猶作為功真成毀瓦而畫墁尚容見食服
訓詞之甚厚預刊緝以為榮非止見黃香未見之書以
資雜博亦欲正劉晏不正之字固有折衷靜言所遭良
出於幸此蓋伏遇某官傳百聖道為一世師不待文王
而興自任伊尹之事大儒之效吾道方興多士以寧斯
文永賴顧容淺陋亦誤承收昔班固以秉筆得令史而
不懈陽城以愛書從院史而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
敦樸可用之才苟得以文墨而効官則亦為卑賤而可

喜而況加以樂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與岩
穴幽竒之咸在世逢有道之會人望太平之期有當是
時乃在此選雖後中才之難強猶將奮發以有為某願
治氣養心修辭居業粗希前輩豈惟文字之末流未員
平生倘以功名而自致

除校書謝執政啓

汪彥章

延閣鼎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為郎席寵則優語
心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而人惟學可以發身故

祖宗立三館而侈之以承明著作之庭圖書分四部而
詳及於凡將急就之作於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平
生未見之書豈惟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簪纓之遠大然
自臺閣始於漢逮今二千百餘年合藝文至於唐無慮三
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漫更五厄之餘悠悠真偽之
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珍
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之象何
止下語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為榮或限資高而

不得至如某者早緣承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
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
擇碩蕪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五能盡
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
大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
睿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詞天闕乍趨迷目睛而
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大
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過某官獎物均私

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除編修謝宰相啓

汪彥章

隨牒南州坐移再閏紬書東觀還並羣英碩卑瑣之地寒知生成之恩厚考前古相承之載籍推本朝最遠之提封作九州箴掩神禹底平之迹表萬聖道過開元全盛之時欲知共貫以同條要必考圖而數貢故前日侍臣

之有謂請聖朝盛典之常新乃開府冊之庭大集儒生
之類陳發中秘網羅異聞究山川區域之分與戶口人
民之數封割并吞之世次更張沿革之名稱皆聚此書
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丘風土以周知非學至揚雄諸
國方言之孰正號稱極選延致異能朝備討論夕躋華
要將託名山之不朽豈容苦海以兼收如某者結約亡
竒嶽崑可笑既師友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頃預
掌於編摩中旋煩於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醫居類痿人

知未嘗於忘起敢圖朽木時亦及於向榮身既脫於南
冠手還遮於西日恩踰分願感溢名言茲蓋伏遇某官學
無不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侍言帝幄聖賢相得
益章退食家庭父子自為知己居老氏道家之室纂周
書王會之編畫楚分州蓋唐虞於茲為盛發凡起例宜
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參能事某敢不益求學涉
無廢師承庶收下駟之長少救東隅之失雖谷寒無黍
惟暖律以能生然禽怯傷弓聞虛弦而亦下仰祈推轂

無令向隅盖平身一飯以必酬豈厚德千鈞而不報

除編修謝丞相啓

陸務觀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願使輒塵於清
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學術空疎文詞朴拙頃
游場屋未能絕出於武夫久返山林但欲追酬於歛乃
至於手編簡冊身綴鵷鷺豈惟忘魏闕之心固已息邯
鄲之夢敢圖一旦輒越稠人與聞國典之權輿猥備樞
廷之掾史伏遇某官斯民先覺盛世元臣亮天以格物

之誠化俗用修身之道雖江海至廣固無待於細流念
燕雀兼容亦何傷於大厦致茲久困遂得少通然而某
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
浮屠成於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厲用對陶成

除授謝寺丞啓

闕名

仕本為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叨居爵齒之
尊愧集汗顏望過榮願伏念某久從蠖屈不敢求伸迨
此龍鍾乃始告老固已無國學尚齒執醬之餽寧復有

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守先人之
樹尚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時三老粟帛之恩
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於百難特操不回於萬折神
依正直人頌廉平比修贄見於恭梓之初已奉賞言於
崇之暇茲殆僥冒又出提攜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鷄豚
之社扣轅擊壤共賡使君襦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
究

除授謝舍人啓

刻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
神山遊列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
伏念某蠢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遇自惟投閒
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擁鼻賡浴生
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嘆怨懟賦南山種豆
之詩祇自傷流離困窮琢玄都訪桃之句不圖過聽乃
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鐘之感游談
借重華袞垂褒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甌窶

何所欲之奢伏過某官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調雅興起八代之衰重講肆之席而辨若風生脫筆吏之脫而思如泉涌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溉枯朽於流潤之餘出闔室於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贅空有望塵之嘆莫申擁篲之私其為悚慙莫既占叙

除授謝舍人啓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拙考大全文粹
卷二十九

三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尚許追叅竊以人各有心同床弗察生不並世舉頭相望故南北海極無風馬之遼而東西山忽有霜鐘之應伏念某距門墻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嘆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夤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過某官名鳳閣鸞臺之彥紉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俟下茂陵求遺藁於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於生前乃俾耄期亦承人之無能為也

豈堪備黃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

察官除憲謝宰相啓

熊子復

哉忠文之冠蔑圖報塞迂直指之繡又玷選除戴洪造於岩廊控危衷於竿牘竊以久叨其位而不能增臺閣之氣事固可羞新倡其選而無以厭部豐之心時益為懼使孤蹤中外以嘗試由巨播始終而弗遺伏念某學術空疎才資底滯聽民訟於下邑服簿書三載之勞推商貨於中都職筦庫二年之冗方自需於滿秩忽召對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拙考大全文粹
卷二十九

三

於明庭擢陞六察之聯分糾百司之務碌碌莫裨於風憲悠悠但愒於時陰猥誤君恩寵將使指揚揚臺府之呼唱尚思舊游皇皇原隰之咨詢方勤遠役叨榮有覲揆實無堪此蓋伏過丞相任重降天才高命世人主論一相惟宰柄之持大臣慮四方尤重使華之遣有如何麼亦付平反某敢不省其已能勉所未至盜無使蔓萑先靜於潢池刑不可淹願更空於囹圄庶圖涓滴仰答埏鎔

少儀除漕謝宰相啓

代

熊子復

奉常何補願歸屏於田廬造物靡遺俾就輸於原隰仍
遺寶儲之直以光英蕩之行敢誇衣錦之榮祇益負芒
之懼竊以冢宰制國用選方重於漕權使臣有皇華寵
莫榮於鄉部矧甌閩之輿境實畿甸之鄰封必簡瑰材
綜核名實而職乃稱有如朽質投置閒散而分所宜豈
圖塊土之私曲畀澄清之任伏念某學惟泥古智不適時
自蒙朝廷之除嘗玷外臺之職簿書獄訟具而已出屢忝

於將明玉帛鐘鼓云乎哉入幸陪於制作閱時久矣省
已缺然止足何求敢望追於振鷺退藏自斂徒竊羨於
冥鴻亟攄巧罷之誠過沐便私之寵且平時誦說僅同
老生俗士之常談乃故里榮歸遂出愚夫愚婦之不意誤
恩特厚積愧彌深此蓋伏遇僕射樞使相公曠代真儒
經邦元宰重華協帝既親相於唐虞衆美効君更自期
於房杜祖庸之使必簡於臺閣錢穀之問弗至於廟堂
謂其舊俗之既諳知某外庸之已試因其懷土付以觀

風念昔此方固有鄉賢之奉使至今猶誦莫如慶厯之
名臣曾是非才尚慕遺烈某敢不策其未至擇所能為
矯激好名顧私心之曷忍縱弛害治亦公議之弗容政
勉則於中和利庶傳於久遠

總賦除漕謝宰相啓

闕名

總運除於荆楚已試罔功將使指於甌閩又叨改命仍
寓寶儲之直以光瑞節之行戴隆惠於岩廊控悃忱於
竿牘伏念某稟資甚樸賦分多奇雖早涉詩書偶有世

科之忝而晚更州縣曾無官樸之稱屬聖政之鼎新因人
言而擢用昨以郎曹之職出分兵賦之權錢穀之問不
至於廟堂適丁盛際祖庸之使必簡於臺閣猥及非才
旋因一札之褒就畀九卿之貳茲承召命束裝已次於
江臯既奉除書攬轡遂移於海嶠仍忝華於內閣以借
重於外臺溶於西清濫寄雋游之末惠此南國莫知弊
政之原龍光猥至以甚榮駕下靡勝而為懼此蓋恭遇
平章僕射相公才高命世功大格天民方聳於岩瞻物

盡陶於鈞播伊尹專商之美恐弗被於一夫姚崇佐唐
之興務先擇於十使有如凡鄙不忍棄捐某敢不愈厲
孤衷益堅晚節願周原之巡歷既竊光華漢相之教條
共臻清淨

除荅提舉謝執政啓

闕名

繇力寡能本無堪可誤恩過聽輒奉使令幸沐至優私
以為愧伏念某讀書有志嗜學無成少為章句之儒晚
食世家之祿侵尋州縣已負初心奔走塵埃訖無小補

凡薦更於邑政亦粗練於人情雖敲扑喧囂未能免俗而簿書期會要在安民曾無赫赫之名第守區區之志在退聽而乃可以進趨而宜宜矧惟富國之資尤重摘山之入政闕重大法因屢更苟開塞之得宜則公私之俱濟肆聞遴選爰屬鉅人綴以圖書近侍之嚴付以秦蜀數路之寄顧事權之輕重亦責憂之甚深雖總制低昂悉由於心計而推行緩急必假於吏能宜谷敏達之良俾贊劇繁之務豈容遲懦可副馳驅省躬以思先事而懼此蓋

伏遇某官以忠報國用廉取人寸長或錄於談間片善
不遺於門下雲霄高舉寧資背上之毛斤斧旁求遂及
溝中之斷載惟孤賤嘗忝部豐情每厚於其親恩遂隆
於所愛屢辱提攜之賜竟叨薦籍之榮某敢不仰佩眷
知益勤策勵言如有補豈忘千慮之愚材實無奇願効
一割之用

除度支謝中丞啓

闕名

佐郡遼西未展勤勞之効治財畿外復叨任使之私自

省庸虛實增震悸竊惟巴蜀之興素號桑麻之饒科斗
萬言家有雲卿之學蹲鴟百畝人多程鄭之僮而乃陸
馳秦晉之遙水下荆湖之險轉輸茲廣調度為難惟上
體於國經又下知於民病使公私之兩裕必仁智之全
能如某者識昧遠圖器惟近用偶策名於仕版濫廁迹
於英躔旬服盤根久叨試可蜀都流馬誤被選除靜言
根柢之容實自陶鈞之所恭惟某官材標國幹業擅儒宗
正色立朝凜中臺之風采啓心沃上儲良弼之謀猷宿

將畏溫造之威遠人乏李蔡之譽務全忠厚不棄寒微
致令管蒯之徒得賴齒牙之力某敢不仰遵詔音俯竭
吏材知取與之大權雖慚往哲寡尤悔之深累慎履前
言廣收瘝曠之譏少答生成之賜

除郡謝中書侍郎啓

闕名

三命益恭俯遂叩閣之請一麾出守誤叨持橐之聯恭
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弘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傑解十
二牛而游刃有餘學推四海之宗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

佇膺詔獎歸覲修門膺槐鼎之榮陟台衡之位某以流
離蹭蹬之餘荷挽推矜從之意懷郡綬而誇邑子大慰夙
心避正堂以舍盖公庶聞治道

除郡謝宣撫開府啓

闕名

注安危之制有嚴制閫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預殿邦之
重伏念某任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年奄奄待盡田廬
而一心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踐角巾東路之
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盖侏儒飽欲死而

不任事若支離疎有疾而不受功徒費十束之薪空索
一囊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軫簪履故物之遺
猶進冒爵齒達尊之寵茲蓋伏遇某官兩京循吏三國
名臣虎觀論經鰲扉視草寓大學士圖書之直觀東諸
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適承先後比還禁路復廁英躔
龍豬異間已不侔而虎鼠同宮亦何間圖雲臺之像固難
並韋郎白傅之賢凝燕寢之香猶堪置枚叟鄒生之右

除郡謝宰相啓

闕名

左職居中莫遑將父抗章請外乃使為邦循牆彈聞命之恭捧檄有逾涯之喜伏念某性資甚下學術非長早陪多士以進身久逐四方而餬口青衫為吏甘分簿領之勞朱邱橫經謬寘師儒之選屬切庭闈之戀問繇祠館之歸寢忘菽水之艱勤敢意弓旌之聘逮會大明之繼照開數路以求賢一二大臣猥借齒牙之論尺寸餘地許瞻日月之光方當待罪於周行遽俾負丞於屬籍及瓜時而往代眷蘭陔而動心父子相須去留未決陳不能廢

遠之誼輒効前人歌無忘長育之功終憑孝治倣以專
城之寵寬其負米之行況此番江實為名郡曾是鉛刀
之未試豈容符竹之濫分取熊掌而舍魚敢懷自擇凌
波汨而捕鯉所願不違仰繫大造之難量俯念微軀之莫
報茲蓋伏遇少保僕射膺期佐聖同德享天裁成輔相
不顯其功用舍行藏一歸於正裴晉公任安危之寄難
從綠野而自娛謝太傅繫興替於時果為蒼生而振起
宸極不移於魁柄寰區益峻於岩瞻肆亶忠厚之風首

振滯淹之迹省循僥倖終始遭逢某敢不盡瘁為期責
成異日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寧薄蓬萊之居始於事親
終於事君未恨長安之遠

除郡謝執政啓

關名

居留洛宅豈有政能易置藩垣未知補報才輕任重憂
劇媿深某猥以凡姿出逢昌運翱翔華省密侍丹墀居
然歲月之間躡處賢豪之右至乃出紆郡組猶玷從班
付以名邦委之善地載惟微冒誤出恩私恭惟某官位冠

百僚功高四輔丹青王業三代之文畢修幹旋化機萬
物之生成遂致此孱瑣曲蒙陶鎔某敢不寅奉詔條恪
居官次誓仰酬於君父庶少答於臣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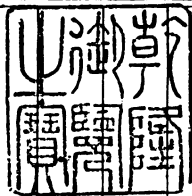
除倅謝帥相啓

鄭伯倫

米鹽百里尚虞美錦之傷茅土一麾遽被朱轡之寵蠟
階叨受俯已凌驚分薄恩浮感愧極切伏念某生幸逢
於聖世學不逮於古人嘗獻萬言偶玷一命絃歌宰邑
盡君子之愛人鞍馬從軍豈書生之能事收其寸効進

以兩階方慚負荷之弗堪敢謂寵光之渥至擢從墨綬
付以綰章度越等倫自縣令而寘之郡守眷知特達惟
常流而待以異恩顧茲海陽介於嶺表雖非名郡等是專
城鷄犬相聞豈特家鄉之便農桑接境亦諳風土之宜
私計甚安夤緣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斯民之司命吾道
之主盟其心則大禹之克勤其志則伊尹之自任其職
則山甫之補袞其業則傳說之濟川仲尼博文約禮以
誘人周公吐哺握髮以待士溟渤其量無間溝瀆之細

流棟梁其材不遺椽題之小用遂令超拔猥及凡庸借
便扶搖奮翼時之羽翮委身塊土專聽命於金鉞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十九